

西太后艳史演义

(民国)李伯通 著



第一回 应世劫那拉后降生 破宦囊承恩公遇匪

雄鸡低首牝鸡啼，满眼妖云艳雾迷；毕竟河山归葬送，蛇神牛鬼日凄西。乘龙赤凤总荒唐，摘艳熏香梦一场；五十年来翻稗史，昆明湖水宿鸳鸯。圆明园子四春官，马槊琵琶角技中；动地鼓鼙都不管，儿皇亦趁绮罗丛。王建新哦百首词，宫闱锁闭几人知；真儿尚自开疑窦，何况瀛台住假儿。绍瑤孽焰逼人来，日傍慈云笑口开；坐卧不离真孝子，承恩全仗滑稽才。外戚分明重母家，一时煊赫醉荣华，末朝又演移宫剧，岂独袁丝作爪牙。六飞西幸复回銮，劫后园林带笑看；从此京华添庆记，红红翠翠总波澜。无端祸水惹龙螭，行雨行云亦太痴；头白官娥能记曲，不妨哀怨写乌丝。

这八首新词，是一位斗方名士冬烘先生所撰，要算得本书一个楔子。他因国体更变，言论上没有什么忌讳，一把年纪，已渐渐老了，趁着脑髓尚足，记忆力尚强，于前清轶事见闻，还得些实在。看书的都是些过来人，我说到哪里，诸位必然明白到哪里。但有一层，我怕这讥刺朝政，揭穿宫闱隐事，有伤忠厚。佛说：言人过失，当打下拔舌地狱。诸位想想，我牺牲这三寸不烂之舌，为着什么？为的那阿鼻地狱，早已满坑满谷，填塞了一班淫孽奸邪！任他富贵达于极点，骄奢到了万分，一口气不来，不能把最高贵的头衔，带到阴司去吓鬼；不能把偌大的货财，去向阎王老子买通关节。那男人家喜欢的爱妾爱童，女人家赏鉴的姣毒面首，莫讲是要到孽镜台前对案，就这事蓬枯骨，还能够卖俏迎欢吗？新学家说是无鬼神，也不过咬着牙根，同人强辩。要晓得造孽越深，受祸越酷。几见有男奸女淫的，受了多少良好结果？家是破了，国是亡了，那不美的名声，还捱着千秋万岁的唾骂。这是从哪里说起？

闲话少讲。单讲那前清道光年间，当时的局面，似乎海晏河清，太平无事。其实地雷火炮，已埋伏得密密层层，只要导线一引，那就轰天震地地发作，把一座锦绣河山，变成个稀糊塌烂。这是个什么道理？因为清朝的骄奢淫逸，已是达于极点。比如一个人家，若祖父做些榜样，造下无穷的孽因，到子孙手里，不会得有好结果的。从前雍正、乾隆两朝，那些深宫内苑的秘史，穷奢极欲的繁华，在下如铺叙一番，诸位要吓得咋舌。不讲别的，就是那一座圆明园，起造得天上无双，人间少有。雕檐画栋，夹道迷楼，何处不鸳鸯作对？蝴蝶成双，巫峡行云，阳台会雨。照例正月一过，皇帝就移居园里。什么叫做适性怡情？不过是三十六宫，锁藏春色而已。这座园子，列祖列宗的幸福在此；造下无边的孽海，后来破国亡家也在此。诸位看我这部小说，就知道倾城倾国的化身，昭阳飞燕的祸水，汉宫吕雉的变相，金轮转天的

淫行，都假这圆明园做个活动的舞台，黑暗的帷幕。

记得咸丰末年，来了杀风景的几个洋人，把一座园子毁了。园主人死不甘心，又仿照这圆明园格局，起造了一座颐和园。这颐和园格外鱼龙混杂，百戏翻新，演出许多怪剧，不但人眼睛里不曾瞧过，就是耳朵里也不曾听过。直闹到联军入京，那唱戏的停歇了一会儿锣鼓。以后鼓是打破了，锣是敲裂了，试问爱新觉罗的河山，又葬送到哪里去了！唉！我要替清朝政府下一个铁板注脚，叫做牝鸡司晨，为家之索了。长话短话不谈，但是以后结的恶果，皆由在前造的孽因。

我讲道光末年，国外的祸乱，是由鸦片烟酝酿成熟。其时五口通商，黄色人种中，已渐渐加入白色人种。黄白杂居，哪有个沆瀣一气的道理？国内的祸乱，是由白莲教蔓延四处。讲那白莲教最初的祖师，是一位姓徐名鸿儒，生于明末清初，由闻香教红阳教化出，依神托鬼，其宗旨很不正当。到了嘉庆年间，安徽出了个刘松，陕西出了个刘之协，湖北出了个聂人杰，四川出了个徐天德，闹得天下很不太平。后来该教又化出八卦教，由八卦教又化出天理教。什么林清呀，李文成呀，居然串通内监，直犯宫闱，设非有点准备，简直是闹得一塌糊涂。哪知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直到道光末年，竟由一伙儿教徒，七处生火八处冒烟，一日膨胀一日，后来竟演成一座太平天国。你道是利害不利害，奇诧不奇诧呢？唉！后来太平天国灭了，那东捻西捻，又大肆凶焰内部，安清道友、哥老会徒，无非是这白莲教遗传下来的余孽。这种孽类，芟刺不完，剪灭不尽。到得清朝末造，南部又演出三合会、兴中会，推定一位崭新人物，做个会首；北部又演出红灯照、大刀会，推定官场两位大老，做个会首。我这一部陆离光怪小说，分个内魔外魔，那外魔埋伏着地雷火炮，内魔引起导线，把一座专制的帝国，就断送在女主垂帘训政手里，岂不是个大大的劫数吗？

闲文少叙。在要先叙述书中的一位主人翁。前人有集唐两句：

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。

这书上主人翁，正是金轮则天帝化身。那外戚的威权，却不减武氏的气焰。记得清朝有一位最贵的贵族，叫做叶赫那拉氏，开国的太祖，就娶这那拉氏为后，世袭承恩公爵位。在这第八世上，有位公爷，名叫惠征，娶妻佟佳氏，先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桂祥。这年是道光十六年，佟佳夫人又是怀孕。到得十月初十这天，夫人坐蓐临盆，忽梦着大大月亮入怀，一阵异香，还带些兰麝气味，当时产下一位千金，因取个乳名，叫做兰儿。承恩公夫妇非常欢喜。在旗人的心理，满族的眼光，能够生女儿报名注册，将来选入宫闱，为后为妃，便算是一门有喜，九族沾恩了。不上两年，这兰儿又添个妹子，名叫蓉儿。承恩公是一男二女，自然爱若掌珠，但比较起来爱儿不如爱女，而两个女儿之中，对于兰儿，尤格外骄惯。这兰儿生性明慧，赋质鲜妍，三五岁便粉妆玉搽，出落不凡，七八岁长就一副艳态妖容，光明四照。但于妩媚之中，含有一种威杀之气。读书虽未能过目成诵，然记性绝佳。

承恩公初任芜湖关道，携眷赴任。兰儿时年十一，在署坐厌了，每拉着家人杜福，出外游逛。这芜湖为南北通衢，西门外有十里长街，很为热闹，北路直通江边，什么茶坊酒肆、勾栏妓院，总是有的。起初还带着妹子蓉儿闲逛，后来觉得累赘，便单和杜福四处随喜。最爱听的皮簧，最喜弄的丝弦，耳目陶冶，气味投合，居然在外

面嬉皮涎脸，在家里也使哼歌舞唱。承恩公是骄纵惯了，不但去管束她，有时她唱起曲子，还颠头晃脑的替她拍板。原来旗大爷没有不爱唱西皮二簧的。不时高兴，招呼四喜班子进来，演出新鲜戏剧，替兰儿消遣。兰儿到高兴时，也便艳服靓妆上台串做一出半出，这算是在芜湖的玩意儿。后来承恩公调任广州驻防，那广东更是烟花旖旎，粉黛风流。谚称：老不入川，少不入广。那老不入川，是因四川路险，年老难行，这句话是人人晓得的。至于少不入广，因广东有三种流毒，最易沾染。一种是鸦片烟。这烟从印度运到广东。广东人先受其害，虽经两广总督林则徐严惩痛办，谁知兵连祸结，英兵闯入内地，倒结了五口通商条约。从此明目张胆，把广东的人一颗心，抽得黑漆漆的。到了那里，几乎家家短榻，户户洞箫。第二是赌。广东的赌钱，非常利害，别的不讲，单是一种闾姓投标，能够买通关节，揭出榜花。家资输完了，拍卖妻房，拍卖儿女，世界赌豪，要算得数一数二，无出其右了。第三是嫖。广东的烟寮妓院，接屋比邻，深宵蝴蝶，白昼鸳鸯，春色撩人，浸淫祸水。男人家受了梅毒过给女人，女人家受了梅毒，又过给男人，叫做过癩。一般青年俊俏的男子，什么貌比潘安呀，颜如宋玉呀，弄的不巧，都变做些癩皮虾蟆，肿头肿脸的。俗称少不入广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有此种种孽因，所以造出茫茫孽海。

承恩公到了广东，其时四处教众，那太平天国的幕子，已渐渐要揭开来了，我且暂不管他。记得这年是道光三十年，兰儿已是一十六岁，身材也长高了，生成袅袅婷婷，齐齐整整，不讲别的，单论那副俏庞儿，真个杏脸桃腮，眉翠弯弯的，似秀蹙春山；眼波澄澄的，似月含秋水，笑起来，两颊有两个酒窝子；嗔怒起来，两眼却露出杀机。最奇的是弯弯眉毛，也会插入鬓际，那一把乌油头发，梳个一字宝髻，真能滑倒苍蝇。这兰儿庄谐并用，到了沉静时，也会涉猎书史，于诸子百家，无不浏览；到了活动时，仍是哼西皮唱摇板，高兴起来，串一出端午门小进宫，要算她的拿手好戏。广东城里，那些嫖赌的惯技，豪华的局面，也不知领略多少，窥破多少。什么油腔滑调，拍马吹牛，哪一句话，哪一件事，能瞒得住她！她有时也会陪承恩公躺在炕床上，烧烧乌烟，谈论些国家大事和外面时局。

这一天记得是六月天气。广东地方本近热带，终年的没有霜雪，絮袄夹衫，就可以混过冬天，春秋也就温暖，到得炎天暑月，自然是酷热异常。承恩公穿了一条靠油绸裤子，赤着脚，搭了一双趂鞋，身上披件竹汗衫，头上用根别发簪儿，盘起一条辫子，没来由躺在烟床上，手捧一支翡翠烟枪，对着玻璃的灯罩儿，只是吁吁的叹气。叹了一回，又连连的只管唾嘴。其时兰儿的母亲和她两个兄妹，皆不在这屋子里。独有兰儿，坐在旁边，身穿一套黑油绸的褂裤，映着雪白的肌肤，煞是可爱，脚下趂着高底鞋儿，靠着那八尺玻璃的穿衣大镜，一双皓腕，捧着茉莉穿就的一件花球，就近鼻子，在那里静悄悄的闻香。听见乃翁叹气唾嘴，忙抬起头来，看一看承恩公的脸色，似乎愁眉不解，有偌大个心思，因笑着说：“你老人家有什么感触？”承恩公见女儿问他，也就翘起身子把烟枪向水晶座盘里一丢，仍唾一唾嘴说：“咱们这个官，是不能做了，这里乱子是闹大了。一响不曾对你讲，适才在官厅子里，碰见南海县王老三。他讲那教匪姓洪的、姓杨的、姓冯的、姓萧的、姓韦的，一千匪徒，要在金田地方起事。这些忘八杂种的姓名，我都记不清了。”说着，用右手狠狠的将炕床一拍，不提防那支翡翠烟枪一支，把个玻璃灯罩子掀翻了，哗琅琅只在水晶座盘里乱滚，口头仍嚷着：“反了！……”兰儿不慌不忙，站起身来，一手扶起灯罩，一手按着

承恩公大腿，笑说：“爸爸，你老人家不必着急这件事，女儿倒还清楚。你讲姓洪的，自然是洪秀全；姓杨的，自然是杨秀清；姓冯的，自然是冯云山；姓萧的，自然是萧朝贵；姓韦的，自然是韦昌辉了。有的是广东人，有的是广西人。咱们且不去查考匪徒的籍贯，但那姓洪的是个花县富户，他还有位妹子叫做洪宣娇。这洪宣娇，系嫁给萧朝贵。那个杨秀清又是洪宣娇的姘夫，为人甚是狡猾。这一出戏，要算杨秀清是个主动，那冯云山是位拆字先生，韦昌辉附和在内，的的真是白莲教，后来又伙人耶稣教。”承恩公跷起大腿，手抱左膝，瞪着双眸，听兰儿滔滔汨汨的谈论，不觉咧着嘴笑说：“你这女孩儿，如何晓得外间事，打得清清楚楚？但有一层，咱们听说耶稣教的教规，是非常严整的。你既讲到一千人伙入耶稣教，那洪宣娇就不该姘识杨秀清了。即使在前姘识姓杨的，这会也须遵守教规，彼此拆伙了。”兰儿摇着头说：“不然不然，你老人家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笑话子很多，总是姓冯的教姓杨的主意，口称天父天兄，借此妖言惑众，他老子起了点口角，竟编排他违犯天条，捆打不算数，当时就推出辕门砍了。”承恩公听到这里，忙摇着双手说：“算了算了！这些话，咱们不愿听了。”兰儿笑说：“你老人家既不愿听，女儿也不往下讲了，但这事，咱们该急切作个计较。这一个乱子发生，人民须遭一番恶劫，三年五载，十年八载，事情总料不定。”承恩公蹀着脚说：“我晓得坏了，自从郑祖琛总督两广，日日看经念佛，全然不理正事。你不记得吗？上年姓洪的在花县被官捕获，收在牢内，该匪徒居然劫狱戕官，犯那无天的大案。他不但派兵痛剿，还要怪县官多事。现在纸是包不住火了，适才听王老三所言，他还要在大毗卢寺拜七七四十九天皇忏，求佛消灾降福，你道奇是不奇，怪是不怪！咱们瞧这些汉人做官，全然是葬送咱们旗人，丧心病狂，很靠不住。兰儿，你有日大权在握，对于那班汉人，很要留神。你娘生你的时候，梦见月亮入怀，那是很有意思的。”兰儿又笑说：“尽管有意思，现在谈不到此。但这郑制军看经念佛，却也有个脑头。听说他简放这里总督，请训出京，第一站歇宿，就碰着个须发苍苍的老者，说是：‘此去百万生灵，都要你郑先生营救。’姓郑的正在错愕，那老者又说：‘我非人乃狐也，天机不可泄漏，但愿……’说着，声随形灭。姓郑的受了这种感触，这种警告，所以到了这里，拿定主张，一盗不办，一人不杀，手里捏着佛珠子，嘴里念着阿弥陀佛。听讲姓洪的，姓杨的，姓冯的，姓萧的，是些白莲教徒，他以为白莲是大士化身，捕捉白莲教徒，必开罪莲台大士，不能治匪，而反养匪，不能剿匪，而反酿匪。爸爸说他葬送咱们旗人，未免冤屈他点。总而言之，姓郑的是个糊涂蛋。他糊涂，咱们不能跟他糊涂，他会滚蛋，咱们不会滚蛋。依女儿个意思，这里官是不能做了，简直你老人家告个重重的病假，请其开缺就医。”承恩公点一点头，忙招呼杜福快请文案老夫子进来，当下说明病请开缺，专折进京个意思。主稿先生做的现成事，哪有不照办的道理。

无巧不巧，承恩公的折子，甫经到京，甫经朱批照准，这里已掀天揭地搅海翻江的新创造一座太平天国。诸位，要晓得猛虎出山，腥风四起，怒鲸跋浪，海国将沉，一座广州城，早已城门紧闭，吊桥高扯。可怜那个郑制台，佛珠子是捏断了，木鱼子是敲破了，因为高喊佛号，喉咙嗓子是哑了。风吹草动，一日数惊，始而虚惊，继而确耗。这时承恩公对着婆子儿女，终日价长吁短叹，咂嘴摇头。惟有兰儿举止如常，轮一轮手指说：“拜去的折子，该批回了。”正踌躇间，廷谕已到。承恩公忙排香案，恭读御批：“既系病重，准其开缺就医，钦此。”这当儿，承恩公仿佛是释了千斤重

负,多时不见笑容,忽咧着嘴向他妻子说:“这回玩意儿,不是兰儿的主张,哪里还有今日?快点快点!你可帮助我掳掠大箱小棧的,就此收拾起来。赶得着明日动身就是,明日赶不着,就是后日。”话未说完,兰儿早插言说:“咱们虽是明公正气的回京,但这兵荒豫乱,到处教匪,粗笨物件不宜携带,拣那细软值钱的打叠几只箱棧,秘密溜出这广州城,沿途还要防备些汉奸耳目。”承恩公忙跺着脚说:“是呀是呀!兰儿高见是不错的。”话休烦絮,一面七手八脚的由包衣管家掳掠一切,一面由杜福雇好船只。旗人权力是大的,虽在戒严吃紧期间,都还呼应得灵,不上两日,早将交代办清,由广州将军那边派人接收一切。

从此承恩公遂脱了驻防关系,取路回京,有水路就坐船,没水路就雇车起早。这时候烽烟不靖,伏莽聚生。才过了仙霞岭,到得福建邵武府的边界,地名叫做黄村。这村庄险僻非常,西山的日头,已奄奄沉没,树林子里鸟雀,叫些怪声,很是怕人。依兰儿个意思,还要趲行一程,赶个大大镇市歇宿。承恩公摇着双手说:“什么刀山剑岭,咱们都爬过来了。俗说:死生有命,万事由天。我总借着你的福气,遇事化险为夷,转凶逢吉此时我实在困乏极了,就在这里找个宿头,多给人家几个钱文,怕有意外,夜间大家放醒睡点。”一众包衣管家,听见主人这几句话,不等分咐,早是寻房屋的寻房屋,押车载的押车载。恰巧黄村有个黄姓人家,前到后有三进屋子,听说是位官宦,要歇宿这里,忙忙出来招待,腾出房间,让开床铺,实腾腾挤满一屋。承恩公急不暇择,就夫妻子女占住一所宽大房间,其余仆婢闲杂人等,胡乱的将就住下。房主人姓黄叫做黄文钰,年纪有四十来岁,生得獐头鼠目,有两撇胡子,嘴里操着闽音,蛮声俚舌,和人讲话,大家都不明白。上灯以后,掳掠些酒肴出来,承恩公也不管对味不对味,便将将就就地吃个一饱。兰儿瞅着眼向桂祥说:“阿哥,你今夜是要放明白些,招呼杜福他们,不可大意。”桂祥笑说:“咱们知道。”话虽如此,沿路上辛辛苦苦,得着个打盹所在,哪能提防了许多。一到二更时分,东边的人眼也也了,西边的人头也斜了。老夫妇和眷儿早是躺在床上,呼呼的竟入睡乡了。

桂祥初尚挣扎,瞧见大家打盹,他也就伏在桌上。兰儿无可奈何,只得在行篋中取本书出来,剔去烛花,随意翻看了几页,耳朵旁边忽地送过一起胡哨声,心知有异,忙抬身走至哥子跟前,伸手把桌子狠狠的一拍。桂祥冒冒失失的嚷说:“强盗来了吗?”用手只是在眼睛皮子上揉擦。兰儿也就高声说:“你……听见吗?”话未讲完,兰儿先趲过床前,用手把承恩公夫妇一推,嚷着:“快起!快起!”就在床角提了一个小拜盒,更不迟疑,一溜烟跑过后院子去了,这且不提。

这里承恩公夫妇一骨碌爬起身来,灯下瞧见桂祥,早是索索个抖战。这个当儿,屋前屋后,已是大踏步的声响,不消说得,两扇大门,早被石块冲开,当先闯进一个胖都都的大汉:粗眉暴眼,长着一脸的横肉,头上扎裹着红绸子,手拿一柄三尺来长三寸来宽的钢刀,好似凶神附体,嘴里嚷说:“哪里来的么么,还不快快的献宝!”后面一千人马,也就蜂拥而上。桂祥挣扎着拦住房门,嘴里进出一个字:“谁呀?”这谁字还没出口,那位胖都都的钢刀尖口,早逼着桂二爷个颈项脖子。桂祥一吓,早把头一扭,扑通往地下一跪强着舌头说:“是大……王。饶命!”接着佟佳夫人颤巍巍地说:“咱们有的大小箱棧,听凭朋友们搬取。”那胖都都的头脑说:“你这婆子讲话,倒还爽撇。”忙把左手一招:“兄弟们进来搬呀!”不消说得,早上来些个红绉缠头,带着明晃晃的刀枪的人,七手八脚地闯入房间,把所有的大箱小棧,一簇脑儿总

搬运出去。此时是七月天气，暑热未尽，大家穿的衣裳，无非是靠绸单绢，剥无可剥。如在严冬，穿些细毛紫貂，那就靠不住得很了。

在下顺手来交代：这胖都都个首领，姓黄名文金，凶悍异常，绰号黄老虎，同房主人那个黄文钰，算是堂房弟兄。承恩公安顿这边，那黄文钰早鬼鬼祟祟的给信与他。他也在白莲教下受过姓洪的姓杨的秘密扎付函件，所以一伙的人，都用红绢扎头，蓄起毛发，后来在太平天国，居然封做堵王，不有特别的本领，特别的行情，何能到此！此是后话。这日打劫些大箱小栈，还亏着桂祥跪地求饶，那佟佳氏太太讲了两句漂亮的话，保全一家生命。当下一个胡哨，那黄老虎便带领着一伙人走了。他们走后，悄无声息，那一班包衣管家，男女仆役，一个一个的方探头探脑的出来。这个当儿，兰儿挟着一个小拜盒，也从后院子里赶来，进得屋里，瞧见她的爹妈，和两个兄妹，还是索索的抖战。承恩公叹口气，早是潸潸的眼泪夺眶而出，说声：“咱们好命苦啊！打的一冬腊八粥，弄得个干干净净。”兰儿扑哧笑了一声，说：“有你个女儿在，还怕将来不……。”讲到这里，承恩公忽破涕为笑说：“是呀是呀！你的福气大，咱们一家子都倚靠着你呢，就是今日财去人安，也算是托你福庇。”佟佳氏说：“言虽如此，咱们身边一些没有，怎么回得家乡？”其时蓉儿眼快，用小手指着她姐姐的夹肢窝说：“那不是咱们一个小首饰盒子吗？我记得里边还放着金子珠子宝石，不是很值钱的吗？”桂祥个傻货，挣起来就用手夺取拜盒。兰儿笑说：“给你给你，你好歹就这点点用处。”承恩公也就瞅着眼睛说：“我都替你苦惯了，拿兰儿比你，拿你比兰儿，真正一个天鹅，一个癞虾蟆，算了算了！”

长话短话不谈。一夜不曾睡觉，一到天明，寻找房主人辞谢，哪里有个踪影。车载也减轻了，仆役人等见主人事败，从夜里就逃走了一半，沿途又有托故不走的，又有借换金珠，一去不回的。承恩公养命之源，度日之费，不过在一个小小拜盒，哪能经得起七花八花，未到江苏的地界，早已盘川告尽，还亏杜福忠心，所有点私囊，也尽数拿出来使用。敷衍到了镇江，同一位京口驻防齐升齐都统借贷，哪晓得人情纸薄，见了面告苦艰难，临行送了程赆十元。依承恩公还要璧回，桂祥说：“咱们消渴极了，不必争多嫌少。赶紧雇只船到清江那边，那漕运总督，河台衙门，局面是大的，前去打个抽丰，都可以遂咱们的心路。”佟佳氏也点点头说：“桂儿此话，倒还不错。”随即招呼杜福在风神庙码头，雇了一个两官舱的船只。偏偏沿途顶风，又落下一天的雨来，八九月天气，寒冷逼人，什么棉衣絮袄，都在黄村失落，可怜金枝玉叶，已变做无告的穷民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清河县将错送程仪 郑亲王无端逢国色

却说承恩公所乘的坐船，趁着斜风泼雨，一路赶到清江浦，已是十月初旬。天光放晴，只是冷得异常，就在大闸口住了。管家杜福，上前回了一声：“现在打听漕运总督靳大人新经交卸，暂由河台张云樵兼署。这姓张的是个捐班出身，为人很为油滑，爷是今天去拜会，还是……？”承恩公叹了一口气，把自己身子望望，这两件单薄衣衫，很不漂亮，又取过镜子一瞧，照见面色憔悴，油里带灰，那一副失时落壳的尊容，几乎自家认不得自家，忙指着儿子桂祥说：“你也该替一替手，出去官场逛逛。”桂祥撇着一张嘴，操着一双手说：“只要爹给我一套新鲜衣褂，让我装潢起来，叫我到天上，我都是去的。”承恩公向不动怒，这时穷极气生，不免抬起一只破靴子，照准桂二爷大腿就是一脚。桂祥受了这种委屈，就傻腔傻气的怪叫起来。承恩公方欲举拳，转是兰儿眼尖手快，伸出那雪白的嫩手，将父亲抱住说：“爸爸，不用着急，官场戏场，哥子年轻，礼节恐有不到。不妨事，女儿耳朵上还有一副金坠，嵌着两粒大珠，摘下来就叫杜福到铺子里变换些钱文，拣那合身的袍褂，替爷买他一套。今天迟了，明天预备预备，坐顶轿子，就向姓张的那里拜会。”这几句知心贴意的话，又平和，又软媚，把一位承恩公说得点气全无。

一宵易过，到了次日，即依照兰儿办法。论这耳坠上两粒明珠，有豌豆般大小，估值价格，倒还不俗，无如明珠投暗，遇非其时，胡乱的换了百十串钱，买一套珠羔袍褂，什么翎顶冠靴，也是要购办的。一时预备齐全，写了个大字名帖，雇了轿夫，租了一顶官轿，承恩公端坐里面，官场的架子是有的。赶到河台衙门，照例开中门请见，花厅上会过面。那姓张的油腔滑调，瞧这卸任的都统，何曾放在眼底！说几句局面清苦，亏垫累累，那借贷的话头，已绾绾到梢的剪断。不一会茶碗一端，厅下招呼送客，承恩公只好趑趄着脚步子转回，姓张的送到堂口，彼此一躬。这里承恩公上了官轿，打发杜福在普通各衙门送个名片，如此入庙烧香，不坐正面的神道，也要拜他一拜，灵验不灵验，只且不管。

单讲承恩公回到坐船，婆子佟佳氏和着儿女迎接入舱，开发了轿夫，胡乱吃些茶饭，眼巴巴守候各官回拜。哪知官场习惯，势利非常，要是实缺现任，没有不巴结恭维，一经拜会，赶着锣慌慌地回拜，今日上顿，明日下顿，接差办差，闹个不歇不然。如今你去拜他，他拿着身分，也不来回候，即如这里河台张元樵，论起彼此官阶，还够得着，行客既拜坐客，没有坐客不回拜行客。无如他一眼觑破这承恩公患征是前来打抽丰的，这种卸任的官僚，尽可不睬。打发个差官，拿了一张名帖过来，说是敝上感冒风寒，不能拜客，慢腾腾的在身边掏出个大红封套，粘个红签子，正中写“赓仪”两个大字，旁注“拾陆元”三个小字。承恩公瞧了，身上好似浇了一瓢冷

水，非常难受，伸出手来摇了几摇说：“不劳费上破费。”差官转身要走，承恩公发出脾味嚷说：“门缝子瞧人，太看我不起！”忙把个装钱封套摔了。差官见这光景似嫌少，干笑了一声，在舱板上拾起，也就扬长去了。这个当儿，岸上忽然锣声荒荒价响，接着清道飞虎旗子招摇，四个红黑高帽子，一顶锡顶蓝呢的官轿。马上长随，戴着红缨暖帽，早蹲下坐骑，跑到坐船跟前，跳板搭得现成的，走上来说：“是我们清河县吴棠吴大老爷禀见。”杜福站在船头上，不敢怠慢，就将手本递进官舱。承恩公瞧了一瞧，忙说声“请”，杜福高着嗓子喊叫：“请呀……。”那吴棠走下轿来，早有长随家人扶着上船，一进官舱，赶紧请安叩头，承恩公还礼不迭。杜福送过茶来，彼此坐下。吴棠瞧着承恩公面部虽带有几分晦气，然颊下丰满，将来倒有点后福；承恩公瞧着吴棠年纪在三十开外，生得高眉秀目，一表非凡，倒是个封疆气概，比着那河台张云樵，自然雅俗不同。原来这吴棠原籍安徽，是个乙榜挑用知县，为人精明干练有才。他此来是专程拜谒他乡榜房师，顺便回谒承恩公。因承恩公坐船在前，那房师坐船在后，先疏后亲，便是这个道理。在船舱里谈了几句客套，说了一会官场，承恩公也就端起茶碗，姓吴的起身告辞，赶过别船去了。吴棠走后，兰儿早由后舱出来说：“清河县倒还有点礼数，爸爸何不同他道些苦衷？”承恩公笑说：“世态炎凉，官场儿戏，一个阔绰的河台，局面很大，出手不过尔尔。他是一个穷知县，这清河县缺著名冲繁疲难，任他胀破眼睛珠子，也不过比照河台加给一倍罢咧。咱们是免开尊口，有面子就算了。”兰儿也就笑了一笑。

一宵易过。次日因帮靠的几只大船开去，船身不无晃动，当由水手禀明情节，便将这坐船向北稍移。这一移动不打紧，可巧搭跳板的所在，就是吴棠个房师住船所在。那吴棠的房师，也是个调任的知县，因在安徽亏空，指省江苏，吴棠深知他手头拮据，当日有那荐卷出房的感情，特地打发个亲随，封送了二百两程仪。偏偏事有凑巧，张冠李戴，捉痴补乖，来的亲随叫做吴敏，昨日跟随本官明明走的这个道儿，所以也不狐疑，一脚踏上跳板，到得船头遇见杜福，就冒冒失失地将二百两一个银封双手捧上说：“是敝上替这里清安，一点菲敬，求这里赏收。”杜福接了，哪敢怠慢，将银封递到主人跟前，说是清河县吴棠送来的。诸位，要晓得承恩公一路啼饥号寒，何曾有个个人雪中送炭。咦？这柱财香，是从哪里碰来的？银子是白的，眼珠是黑的。这一会承恩公好像在第一舞台，演唱那花子拾金，心痒难抓不知如何是好，忙招呼后舱：兰儿！替咱们扔十串钱来！”不消说得，兰儿取出钱来，由桂祥写个收条，加盖名章，递给杜福，复由杜福递给吴敏。吴敏接过瞧着收数不错，下衔绕了个草字，又有方朱红图章，是隶是篆，他如何辨得清楚？倒是贯号十串钱，很为累赘，也不能说是不要，只好在岸招呼个小伙，替他夸了，急急忙忙赶回那清河县的衙门。适值吴棠坐堂审案，一起一起的案子问了，已是上灯的时候。接着晚饭过了，然后踱至签押房，瞧见这张承恩公的收条，连连跺脚说：“错了错了！”忙招呼吴敏过来，嚷说：“你这忘八羔子！你的一颗心放在哪里？你的两只驴眼又藏在哪儿？幸亏你昨天还跟着我去过一趟，如何你今天把银子送错了？”吴敏怔一怔说：“家人还是走的那条路，还是认定那号坐船，照着老爷吩咐，不曾送错。”吴棠急得伸过手来，给吴敏两计大大个耳光子。吴敏被打的白头塞眼，真个无处叫屈。吴棠回转身将一张承恩公的收条，掷给他看，说：“你瞧你瞧！你还强嘴！”吴敏哈着腰说：“家人前去把银封索回，怕那只船飞到天上去吗？”吴棠当下冷笑了一声，又沉吟了一会，应

该他福至心灵，将错就错，要在这二百银子上起家发福。叹口气说：“事已如此，你倒不必去蛇足。你悄悄的替我打听，那调任青浦县为何开船，为何前任个广州都统移住在那里。”吴敏得了这个口气，不敢怠慢，不一会工夫，早探明情节，回说：“青浦县因赶到任的日期，不及辞行，先后一脚，青浦县的官船去了，那个广州都统就移驻他个泊船所在。”吴棠笑说：“这却有个鬼使神差，但是你这忘八，干事糊涂，我这里用你不着！”可怜那个吴敏，卷起行李，只好滚蛋，闲言不表。

单讲承恩公得了吴棠这二百雪花纹银，如何感激涕零，暗想汉族中何尝没个好人，咱们跌在深坑里，居然得他搭救一把！快呼：“兰儿兰儿，你将来到了好处，有了势力，这个吴棠，是要牢记在心，不可不报答他的好处。”兰儿笑说：“女儿只要有点天日之光，那都在意。昨天瞧这吴棠，言论风采，着实得得，将来这个漕运总督，怕不是他替任吗？”承恩公听了，咧着嘴，支着胡子，拍着手掌笑说：“他的官运，就瞧你的造化。咱们是一树果子望你红呢！罢了！你的妈生你的时候，梦见个大大月亮入怀。咱记得世宗宪皇帝，高宗纯皇帝，临生的当儿，皆得这个兆头。只可惜你不是个男儿，倘若是个男儿，一定要龙飞九五，位正中朝！”承恩公信口开河，那桂祥也就便声傻气说：“这倒不拘，那唐朝个金轮则天皇帝，不是一个女人家吗？”父子讲得手舞足蹈，不提防佟佳氏走出来，啐了一口香沫说：“你俩敢是疯了，这些有天没日头的话，就可以高声朗气的讲吗？”家人杜福插言说：“好歹这舱子里没有外人。”这时蓉儿站在旁边，便伸出小手儿指说：“你不是外人吗？那跟来的使女，弄船的水手，不都是些外人吗？”兰儿笑说：“咱们不管外人不外人，已经得了川资，应该赶紧回京，此处不必耽擱。”承恩公这才打点主意，招呼船户算清帐目，换去银子，又添置些衣服零星，次日渡过黄河，舍舟登陆。原来道光末年，黄河还未北徙，南路的人要进京，必先从这里渡河，然后在王家营车站去雇骡车，一路北上。当时承恩公因经济限制，除夫妻儿女五口，连杜福及男女仆役，共总不过十人，雇好三挂骡车。承恩公携着蓉儿，佟佳氏携着兰儿，各坐一车；桂二爷另坐一车；其余跟随仆役，分配在车沿子挂了。一路晓行夜宿，按着大小站走，不上一月，已赶到京城。

原来承恩公惠征个住宅，本在府学胡同，家里屋子，前到后五进，另有花厅院落，是很宽绰的。大房兄嫂，早已去世，大侄椿祥，亦不幸早故。侄媳觉罗室之女，生下两个儿子，一名荣福，表字伯海，今年十五岁，却有些傻气；一名荣禄，表字仲华，今十三岁，广额丰颐，眉清目秀，赋性聪敏，智识早开，也是我这部小说中一位重要人物。诸位看到后起章回，便知道清运告终，与这人有绝大关系。福者祸之门，祸者福之倚，没有金轮则天当国，显不出武三思的气焰；没有慈禧垂帘，瞧不出荣仲华个手段。这荣禄从师读书，记性很好，下笔为文，二三百字短篇小论，中间没个拦路虎，偷工夫也会哼两句西皮二簧，那丝弦家伙，拉得圆熟。他母亲常管束他，他说：“现今官场，也仿佛唱戏，能唱好这小戏，方能演做那大戏。什么掀天揭地倒海翻江的节目，孩儿很明白，很透漏的。母亲不信，瞧我到大来扮个正面须生，演一两幕出色惊人的戏文，唱给大家看看。”觉罗氏知道他言有寓意，吐属不凡，便不去管他。本年六月间，这荣禄打听着叔祖惠征因病恳请开缺，不多时，又哄传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洪杨起事，闹得两广地方鹤唳风声。荣禄对着他母亲说：“这样兵荒豫乱，不知咱们叔祖可曾脱离广东？如果动身，再带些累赘箱柜，难保不遇着匪人。”觉罗氏叹说：“咱也这么想，但愿天赐平安，我叔祖多少带点宦囊，家里才可敷衍。”

荣禄笑了一笑。

光阴易过，不觉秋去冬来。这个当儿，已是十一月初旬，北京气候寒冷，大家已着大毛衣服。觉罗氏用过午饭，大儿子荣福，二儿子荣禄，就着宫熏靠火。忽听门前嘈杂，接着管家容寿引着杜福，匆匆进来说：“爷们已经到家了。”觉罗氏领着荣福、荣禄，才出前厅，承恩公夫妇携着兰儿蓉儿，已迎面走进。不消说得，侄媳对于叔婶，侄孙对于叔祖父母，自然是屈膝请安。这里正在家庭行礼，猛然个桂二爷傻声傻气的，从外面一叠连呵……嚷着进来，说：“好冷呀……！”别个尚未开言，转是傻头傻脑的荣福说：“二叔穷得皮袍子当掉了，这种大冷天，亏你失时落壳的，穿这件棉袍子。”桂祥听了这话，忙伸出两只手来，要替侄儿荣福剥脱皮衣，荣福扭股儿的不肯，两个傻货，弄在一起。诸位，要晓得承恩公一家子从暑天离的广东，其时穿扎些拷绸单绢，黄村遇劫，大小箱棧损失，沿路由单换夹，由夹换棉，财力已是不济，因到清江，当下得着吴棠二百两银子，除吃净用，老两口买了两件光板无毛的皮衣，就是至娇至贵的兰儿，也不过穿件元青的絮袄，何况蓉儿、桂祥，自然是老布的棉衣，哪里有什么毛片。桂二爷受冻万分，委屈万分，瞧瞧瘦瘦两个侄儿，穿的皮衣，方且一肚子不悦意，经不起荣福再说这句呕心话，哪得不发些傻气，烂木头滚做一堆。当下承恩公看不过，连忙呼叱，就老大的给他儿子一记耳光子，这叫做杀鸡吓猴。登时男男女女大大小小静贴无声，一面收拾房间，一面安放什物。觉罗氏就叫厨下撈些饭菜，大家胡乱吃了，又在箱棧里找出几件粗毛细毛皮衣，给承恩公夫妻儿女换了，这才暖屋生春，彼此谈些家常，讲些经过事实。兰儿与荣禄气味很投，谈到文墨，都是会家；讲到丝弦皮簧，总算得按腔合拍。这桂祥和荣福，也是天生配对，一见面互相别扭，到后来谈得入港，叔侄倒还投机。俗说：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此后踪迹，兰儿同荣禄姑侄是一气，桂祥同荣福又是一气。

光阴易过，不觉腊尽春来。北京城里一座香厂，平时已就热闹得很，到得新年，尤其五光十色，百货骈集，什么茶坊酒肆，舞榭歌台，无奇不有，无美不备。一到新年，住京的人家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幼的，无不趁这热闹，出些风头。那一班遗翠的佳人，坠鞭的公子，都在这香厂演些活剧，做些勾当。上海个张园，苏州个留园，还没有这种繁华富丽。记得当年有座酒楼，名叫“上林春”，这楼上下三层，真个画栋飞云，珠帘卷雨，评论起来，要算是据一篇之胜。这日天气晴朗，兰儿梳好宝髻，插上一枝鲜红透艳的茶花，身穿二蓝时花绸的鼠袄，加着元色出风的白狐背心，颈项还裹着绒织围巾。一副娇容，真个翠黛朱颜，难写难画，说是王嫱出世，又疑西施再生。旁边站个荣禄，亦复面庞俊俏。知道的，说是那拉氏姑侄出游，不知道的，还疑惑是姊弟同行，或别有情节，后跟管家杜福。三个人在这偌大香厂，箍个大大的圈子，然后踱进“上林春”，扶着楼梯，一层一层地上去。依着杜福的意思，就要在中层拣个座头，荣禄说：“那可不行。”不由的催着兰儿，一层一层又步上楼梯。原来最上层布置格外整齐，妆点极为华贵，在京城里没有头等的身分，也不敢上去。为着什么？因为上面座头，都是王公大臣贝子贝勒包定的，旁人哪敢插足？兰儿和荣禄才上得楼梯，早有一个丰颐大嗓方方的脸儿，准准的鼻儿，咧着张嘴，一双色眼，瞧着他俩说：“你们来了吗？抬起身来，似乎熟识得很。”兰儿怔了一怔，意欲回避。那位又开口说：“咱们自家人，装什么乔！”荣禄倒还机灵，上前行个旗礼，腿子略弯一弯，说：“爷是……”那位说：“咱就叫做端华，你们是上三旗还是下五旗啊？”荣禄说：

“咱们算是正黄旗那拉氏。不知亲王坐在这里，失于回避。”原来八旗制度，以镶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。当初的编制，属于帝系的，编入镶黄旗；属于后系的，编入正黄旗；属于太子系的，编入正白旗。那端华是郑亲王嫡子嫡派，世袭罔替，算做铁帽子王，自然在镶黄旗下，在京个鼎鼎大名，是人人知道的。荣禄既同端华见过礼，那兰儿也就大大方方地上前请个安。端华这时浑身骨头都酥软了，忙笑嘻嘻的拉着她手说：“坐了……。”一连招呼堂倌泡茶。在座也有些生客，无非贝子贝勒，什么八分公呀，黄带子呀，红带子呀。当下端华不管别的，只拿着一副饿鬼的色眼，上上下下的瞧看兰儿。兰儿是个聪明绝顶的人，岂有不懂这个中意味？彼此明湛湛的秋波，似乎打个照会。端华又凑着趣问些家世，知道承恩公赋闲无事，还说：“咱们都替他想法，谋个相当的乌布。”兰儿也就称谢不尽。端华又说：“你个青春几何，吃了人家茶没有？如没吃茶，咱们替你扳个高亲，给你吃茶。”说着，又笑嘻嘻的真个递给茶碗过来。兰儿其时将眼一膘，颈项一扭，恰恰家人杜福站在跟前，说：“天色不早了，咱们出来游逛一大会儿，怕的爷子要在家悬望了。”荣禄也就起身，扯着兰儿衣袖，似乎要走。这时端华正在油嘴打花，非常着急，忙说：“停歇，……你俩且吃点儿点心去。”兰儿笑说：“不劳费事。”故意的盯了一眼，就携着荣禄转身就走，家人杜福，自然是跟着下楼，一路回家不提。

单讲这端华失魂落智，一心惦记着兰儿，痴呆了半会，暗想：“咱们总要打点个主意，引她入港。这妮子不是说她的父亲赋闲无事吗？我在一半日，先替她个父亲运动个大大乌布，彼此就有了拉拢，能够如此……就可如彼……。”自言自语地盘算一会。在座诸人，也不敢动问，略坐一坐，端二爷也就赶回王府去了。诸位，要晓得端华是位铁帽子亲王，在京势力很大，什么军机的善养啊，穆彰阿啊，当朝些权贵，谁同他没有贿赂，没有往来？他同皇四子奔亡很为要好。那奔亡又是道光帝的爱子。诸位想想，莫说他替承恩公谋个乌布，就替承恩公运动个实缺要官，却也不难。心中打定主张，次日午牌，便去会穆彰阿。穆中堂何敢怠慢，听说端华来会，一迭连招呼“请……。”彼此在花厅会面，送过茶来，端华先笑问说：“现在有什么紧要差使？”穆中堂回说：“现在紧要事件，莫过两广的那个乱子，主子为着遣兵调将，都烦出病来了。”端华说：“那不过偶然感冒。”穆中堂摇着头说：“不然……，主子病势来得凶险，一得病便痰涌气糊。据御医王太一云称，脉象沉闷，心苞受亏，万一事有不测，如何是好。”端华也就皱着眉头说：“这两日瞧不见四阿哥，想是这个原故。”穆中堂冷笑说：“他个皇帝的位子，已占得稳稳的了；他个皇帝的架子已摆得大大的了。他做皇帝，哪里还瞧得起咱们！”端二爷晓得话头不对，把替惠征运动的意思，也就剪断了，心底沉吟一会：“我与其同他碰钉子，倒不如……”，忙说：“中堂既是忧国忧民，咱们有话，也不在今日讲了。”穆彰阿也不下问，茶碗一端，彼此欠一欠身，送客出门。

不讲中堂退归内宅，也不讲铁帽子王牵肠挂肚的惦记着兰儿。却说道光帝个病势，一日沉重一日，四阿哥奕訢问长问短，顷刻不离。固然是孝养关乎天性，然而这皇帝的位儿，谁不覬觐？清朝个家法，是与别的朝代不同。别的朝代，是讲究立嫡立长，皇帝在日，皇子要早正储位的；清廷不然，皇帝爱中哪个，存放在心，到崩驾个辰光，然后才手诏发表，这其中大有鱼龙变化。诸位不记得么？康熙帝原立十四子，临咽气的当儿，用朱笔在隆科多手掌心里，写明召“十四子进内”。被雍正帝瞧

见,当时做了戏法,就拿舌头舔去“十”字,变做召“四子进内”。这种偷天换日的手段,瞒过一时,瞒不了后世。今日奕訢也虑到这层,所以打从道光帝有病,他便寸步不离左右。讲这奕訢为人,倒也生得天骨开张,面容俊迈,性情机警,喜怒不常,今年整二十岁。别的不打紧,单在这女色很为研究,遇着可意的女人,想什么天法,总要弄得到手。第一个同靴兄弟,要算铁帽子亲王端华,第二就轮到宫灯肃顺。那肃顺为何叫做“宫灯”?一者取其那个肃字的字形,像个宫灯的架子;二者取其牵马带路,四阿哥未到,他早在前面做幌子,什么妓馆娼寮,瞧见那“宫灯”来,一定还有个主人翁在后。

闲文少叙。道光帝是在三十一年个正月龙驭上宾,先下喜诏,后下哀诏,四阿哥奕訢名正言顺地登了九五宝位。但这锦绣江山,已被太平天国占据了广东广西两省。上回书中不表明姓洪的,姓杨的,姓萧的,姓冯的,姓韦的,在那金田村起事吗?其时是道光三十年的六月,距今隔了半个年头。那太平军的凶焰,益发轰轰烈烈,不可扑灭。那两广总督郑祖琛,呼佛无灵,调兵不得,遣将不能,只有雪片文书,到京城里告急。起初穆彰阿还替他掩饰,说什么癣疥之疾,指日可平,小丑跳梁,无烦天讨。这个当儿,新主登极,首先坐在偏殿召耆英、穆彰阿两个军机大臣入内。新皇帝是目光奕奕,较着平日做阿哥的态度,格外威严。诸位,要晓得专制时代个君主,尊若天神,严声厉色。两军机跪在下面,早是奕訢问说:“现在两广的局面怎样了?”耆英伏在地上,只是碰头。穆彰阿还有点胆子,对说:“仗皇上的威福,边帅必能效忠。”当下新皇帝用手把御案狠狠一拍说:“好个边帅效忠!两广的事情,已被郑祖琛念佛念完了。先皇上对于这事,很为焦心。你两个糊涂东西,一味的颟顸,不能替国分忧。朕问着你这军机大臣,所司何事?”穆彰阿、耆英无话可对,只是咕咚咚的在地面碰头。新皇帝袖子一拂说:“赶快退去,候朕旨下!”不消说得,两人立时叩恩,面无人色,一路踉跄的退出宫门。到了第二天,内廷传出旨意:军机大臣穆彰阿、耆英,着即革职;在任两广总督郑祖琛,恇怯无能,贻误大局,着领拿来京,交刑部问罪。这个风声一出,一班腐败的官僚,没有不人人胆战,个个心惊。转是些峥嵘头角的人物,仿佛似蛟龙蛰起,猿猴睡醒,衮衮诸公,争传谏草,纷纷主帅,竞握兵符。未知后事若何,阅后便见分晓。

第三回 酿乱已成洪杨起事 举棋未定林李归神

四阿哥奕訢登极，是在道光三十一年正月，本年年号不换，诏以明年为咸丰元年。话是交代明白，但编书的取其简便，从此便称新皇帝为咸丰帝。这咸丰帝把郑祖琛拿问办罪，那两广总督就换了徐广缙。姓徐的为人，同姓郑的相反：一个是阿弥陀佛，日夜看经念佛；一个是活阎罗，杀人不眨眼。要晓得，不杀人固足以酿祸，好杀人又足以激祸。其时金田变起，已经蔓延广东、广西两省。这个当儿，在正要补叙太平天国一段成立的缘起。第一回书不说是有个姓洪的、姓杨的、姓冯的、姓萧的、姓韦的一班人物吗？又不说他们是白莲教的遗脉吗？但那洪秀全本不姓洪，原来姓郑。因他个师父姓洪，叫做洪德元，是白莲教中一位出色的人物，其人颇通奇门遁甲，兼习祝由科，又会书符念咒，收了郑秀全做个门徒。由郑秀全又引进冯云山、杨秀清、萧朝贵、韦昌辉。这五位尊神，要算得起首的老会。秀全有位妹子，名叫宣娇，先与杨秀清有情，秀清却是个秀才，因他已有家小，宣娇便嫁给萧朝贵。那冯云山是位拆字先生，韦昌辉是个读而未成。俗说：烂木头滚做一堆。自从吃了白莲教，各人的一颗心，就歪在一边，你也要显些神通，我也要施点伎俩。冯云山会排八字，把各人个生庚年月一算，都是些伤官透杀，贵不可言，其中以郑秀全八字最为出色，所以大家推他做个首领。偏生他在三十岁上害了一场大病，病中梦见一条龙，对着他张牙舞爪，又有一只虎，对着他扑来扑去。正在龙虎盘旋，蓦地跳过一只大公鸡，喔喔喔地叫了十三声。面前滔滔汨汨，现出一条大河，一位白发婆婆，站在河边，瞧着秀全，恶狠狠的揪住衣领，给他一个觔斗。秀全“呵呀”一声，婆婆早拿出尖刀，把他肚子一破，心肝五脏通拉出来，洗了一洗，又纳进去。不知不觉，眼前又现出一座宫殿，殿上坐个白面金胡子的老人，说：“我这里有一口宝剑，一部天书。书中奥妙，你去问你师父，一口剑是要你斩尽妖魔。”秀全收了。一梦醒来，什么白发婆婆，金胡子的老人，都不见了，那一口剑，一部书，却明明放在床里面。不消说得，他的病是日渐好了。他会见师父洪德元，把上项情节告诉一遍。德元哈哈一笑说：“这剑叫做斩妖剑，这书叫做《劝世灵言》，你有这两件东西，便可以横行天下。我这姓给你做个姓，你从今便叫做洪秀全，包管你轰轰烈烈的大名，千载不朽。”秀全答应几个是……。打今日起，不叫郑秀全就叫洪秀全。不上多时，偏生他个师父洪德元死了。

师父死后，秀全就做了嫡子嫡派的教主，适值冯云山又碰见个美国教师，名叫罗巴尔特，同他研究些耶稣教。那耶稣教同白莲教的派头，本不是一气。冯云山以意为之，偷了些上帝救世的名词，附会这《劝世良言》，编段海外奇谈，讲到当初有一位天父，名字叫耶和華。那耶和華，生下五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大儿子就是耶稣，二

儿子就是洪秀全，三的就是杨秀清，四的就是我冯云山，五的是韦昌辉，女儿是洪宣娇。”又讲：“现在耶稣是过世了，当初天父耶和干不了的事体，是交代天兄耶稣，今日耶稣干不了的事体，又交代我们兄妹五个。我们的宗旨，要杀尽那拖尾子的妖魔，扶助我们哥哥们，弟弟们，姐姐们，妹妹们，把内地十八省的地方，圈做个太平天国。”姓冯的有天没日在人前烂嚼舌根，谁知纸糊个老虎，早被杨秀清戳破了。秀清暗中将云山捏了一把。姓冯的也乖觉，说：“你要装神出鬼，我通本演说稿子，可以交给你。但你要装神就像神，装鬼就像鬼。不是今天高兴，明天不高兴，人前人后露些马脚出来。”秀清只管摇头说：“你莫愁……我愁我今日戳你的窟窿，你明日又要捣我的穴眼。”云山说：“那还能成大事吗？好哥子，从明日起，你就装天父。耶和干招呼你去讲话，我和老二、老五、洪家妹子跪在你跟前。你说方，我们就方，你说圆，我们就圆。一班同伙的，如果不服从你，你尽可摆出那天父尊严的架子，砍颗把人头，捆打一阵子屁股！”秀清笑着，颠头簸脑地说：“我自有理会。”一宵无话。

次日由洪秀全招呼在会远近教徒，说有紧急动议。到了午饭以后，他那一座教坛，已挤得乌鸦似的，黑压压一大阵，屋子里面，屋子外面，都是人头攒动。原来这座教坛，上面虚着一席，两旁摆了一二十张椅子，除得天父耶和干所造出来几个儿女，另外就数萧朝贵，还有一位石达开。那石达开倒是胸罗经济、文武全才，不过入会的年份落后，所以资格较浅。其余些五色花斑面庞，暂且不提姓名。这个当儿，大家还未发言，蓦地杨秀清坐在椅子上怪叫一声，说：“儿子来了，……”大家摸不着头绪，一对对眼光都注射在秀清身上。这时秀清眼睛翻了，鼻了掀了，嘴是咧了，不知道哪里来的白沫黏痰，仿佛潮涌，喉声如锯。早是萧朝贵站起来说：“喂！……，快取点姜汤艾绒来。”冯云山忙问说：“取来何用？”朝贵说：“怕他中了风邪，得了急症，用些姜汤灌他，烧点艾绒抽他。”云山摇手说：“我瞧三哥不是病。你没听他嘴里叫着儿子来了吗？一定是天父招呼他，有什么紧要话讲。大家可不必惊动他。朝贵嚷说：“我却不信……。”说也奇怪，一会工夫，杨秀清两脚一蹬，两膀一伸，跳到坛前，早把一口斩妖剑握到手里，嚷说：“大家跪下！天父有命，教我大大的教训你们一番。这句话不曾讲完，早是冯云山扑通的双膝跪落。姓冯的跪了，自然洪秀全、韦昌辉、洪宣娇也随着跪了；石达开懂得其中奥妙，也就慢腾腾双膝落地；独有萧朝贵心地狐疑，仗着他是洪秀全的妹夫，不能奈何他怎样。秀清瞧见情形，忙拿剑指着秀全说：“天父的话，你遵是不遵？”秀全哈着腰说：“天父吩咐，焉敢不遵？”秀清说：“你快替天父把这萧朝贵拖翻在地，捆打四十大棍！”秀全一声答应，立刻站起身来，不管妹夫不妹夫，招呼手下，仿佛鹰抓燕雀的，把朝贵捆起。一声喝打，捺翻在地，裤子一褪，刑杖是准备好了的，一五一十就数了四十大棍，把个屁股打得皮开肉绽。教友里面，有一位姓宋名忠的，见此情形，早磨拳擦掌的嚷说：“任是天父，也要讲理，不能大舅子就捆打起妹夫来。”话未说完，这杨秀清又恶狠狠的拿剑指着秀全说：“哪个违犯教规，捣乱秩序，你须查明清楚，将这妖魔头砍掉了！”秀全答应不迭，又叫手下在人丛里面，牵出宋忠，一刀砍去脑袋。这一回装神出鬼，是在会的人，没有个不听信天父，不服从这杨秀清。从此杨秀清便做了天父化身。

闲话少叙。在那郑祖琛做两广总督的当儿，其时地方严拿教众，这些天父儿女的大名，已经通宵月亮。洪秀全同冯云山在桂平县秘密传教，却被一伙差快捉住。

县官祁正齐严讯拷打，什么天平架子，麻花帚子，挨过不少，招出党羽，分别剿拿，两个人在牢底里足足登了三月。桂平县申详到两广总督，那个阿弥陀佛郑祖琛，回文叫妥慎办理，不可草菅人命。当下杨秀清、韦昌辉同石达开做些手脚。巧巧那天斜风泼雨，石达开趁这个当儿，在僻静处指挥。到得一更以后，杨秀清、韦昌辉早用红绢子扎了头，手下教徒百十来个，也是一色红巾明刀亮枪的，穿蹦纵跳都上了牢房。这时风声雨声，一片呐喊声，好似天崩地塌，牢禁狱卒，固不敢出头，便是县衙门里快壮两班，也只当不听见的，胆大的躲在旁厢瞧瞧，看见无数的红头，生平不曾见过，早吓得屁滚尿流。一会儿工夫，声息定了，大堂口早有人喊叫起来，知是里面招呼，什么差快丁壮才赶着进去。县老爷祁正齐坐在签押房里，忙传大众问话：“适才是哪里声浪，这等利害，你们打听着什么？”大众面面相觑。这个当儿，早是捕衙老爷吴用卿气喘吁吁跑来说：“不……好了！大牢里要犯跑掉两个了。”祁正齐忙问是谁。吴用卿跳着脚说：“据牢头禁子报告，是洪秀全、冯云山。”祁正齐说：“那还了得！误事总在制台郑祖琛。我这里通详上去，他不叫就地正法，早料到有这一出。”连称“劫数……”。不消说得，桂平县一面是通详上词，一面是严差勒捕，我且不提。

单讲那洪秀全、冯云山劫出重牢，去了镣铐，一班人簇拥着赶回金田村。距金田村十来里，有座鹏化山。这山险恶异常，仿佛水浒上个梁山泊，他们平日早有布置，什么三十六天罡呀，七十二地煞呀，都编排个齐齐整整。这山是峰接峰，岭接岭，深箐竹箭，密树长藤，知道路径的，是四处串通，不知道路径的，叫做有进无出，有死无生。任他狡猾的弓兵捕快，不敢前来，官兵到此，只好放一两排空枪，就算他胆大的了。山上也起盖着宫殿，圈一个大大的土圩，火药军械，收藏的不少。不上半年，湖南衡山县里来了个洪大全，同秀全认了本家。这人是是个不第秀才，腹中很好，替秀全规划进取之策，在道光三十年六月，举了义旗。又不多时，福建黄村来了个黄文金。这黄文金绰号“黄老虎”，生成膂力过人。洪秀全很是瞧得起他，上山的第二天，秀全便引他参观内幕，招呼他浑家赖氏出来，又招呼他儿子天贵，女儿金贵、银贵，一齐见礼。见过了礼，秀全说：“我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，没有个不如花似玉。”文金说：“这都是主公的福气。早知道主公欢喜美女，我何不把前任广州都统惠征的爱女劫来，与主公取乐。”秀全笑说：“何以见得就是个美女？”文金说：“据家兄声称，那女子叫做什么兰儿，生得人间少有，天下无双。秀全笑说：“这也不难，我有日扫荡中原、踏平四海，赶到天河把那个兰儿找来，取乐一番。”文金拍着双手说：“用得！……。”

隔不多时已是腊尽春来，那道光帝崩驾个消息，已传至两广。两广的总督郑祖琛，已是奉旨拿问，新任总督派的徐广缙。这个当儿，洪秀全在这鹏化山聚议厅上，招集大众。当由杨秀清首先发言说：“我们这太平天国，已成立了大半年，兵是精了，粮是足了。两广的地方，有暗地里被我们太平军勾通的，有明目张胆，听我们太平军号令的。那广东一方面，是冯老四同萧家兄弟纠合的党羽不少；广西一方面，是韦老五同石家兄弟打通的门路不少。内面是天妹、天嫂、天舅赖汉英，帮助一切；外面何震川、罗大纲两个人，很有点用处。事不宜迟，我们依着天父天兄的意思，就正式的推洪二哥做个天王，今年就算是太平天国元年，由洪天王派定我们的职位，加起我们的封号，大众的意见以为何如？”秀清这句话不曾讲完，早是一片声浪齐说：“好哇！……”洪秀全更不推让，登时称孤道寡的说：“既承哥哥弟弟、姐姐、妹妹